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史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龔禔身

謄錄監生臣黃鑫

北史卷十九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七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畧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悦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

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為定州刺史頻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為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覲詮動静詮具以

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

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

薨謚曰武康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

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

裴衍共攻信都鑒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

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

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鑒弟斌之字

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

帝時封頴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襄
廣川王畧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慼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有期親者為之三臨大功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緦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

大斂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衰而弔既殯之緦麻理

在無疑大斂之臨當否何如為須撫柩於始喪為應盡

哀於闔柩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

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

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為若期

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

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㫖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

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

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
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議以
為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
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鄉等議之朕無異焉
諸將大歛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
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為宜
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兹厥後悉可歸骸芒
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

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衞將軍謚曰剄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為內都大官孝文嘗與

簡俱朝文明太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甍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甍背痛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虚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為妃宣武以母

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
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
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
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内外在
州貪惏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
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
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

寶巨萬計騰為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為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既總軍省求慾無厭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内侍劉騰無所畏憚為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為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寛仁雄毅甚有威畧戎夷畏愛之薨于州

贈太尉謚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賔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為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黄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文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為東道行

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懐舊士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弊延明招携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顥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讃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畧詩禮別義

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筭圖又集器準九篇别為之注皆行於世矣孫長孫儒孝静時襲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慧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

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静所别置學選忠信博聞之士為之師傅以匠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都職謂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致誡昜出為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又以濟陽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誡之後禧朝京師詔以廷尉卿李冲為禧師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脩之門禧取任城王隷戸為之深為帝責帝以諸

王婚多猥濫於是為禧娉故頴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頴川王雍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邑食二千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

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何為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

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元弟禧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恒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己之刺今幸其宅徙屈二賓良以為愧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

已猶欲逺有簡娉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恪比纒尫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别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帝既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黄門侍郎李伯尚謀反帝時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懐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隂下少時睡卧魏孫便欲赴廷承祖私言

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止帝尋覺悟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芒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武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欻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已都不

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為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墕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於禧曰玄象變汝終為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

一二愛妾公主哭且駡之言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絶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内外百官逮于流外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弦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

和竊入河内太守陸琇家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
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二
弟昌曄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並聽附屬
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翼與昌申屠氏
出曄李妃所出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
封為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為青冀二州
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為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
和一家獨立美姿貌善吐納無有將畧位宗正卿後亦

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為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為將領
窺覦邊服尒朱榮之害百官也樹時為郢州刺史請討
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
為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
下子鵠使金紫光禄大夫張安期説之樹請委城還南
子鵠許之殺白馬為盟樹恃誓不為戰備與杜德别還
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
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欷初發梁覩其愛

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絶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子鷂尋為達野拔所殺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樹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貞既葬還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為咸陽王送景使為魏

主末幾景反犤字世茂梁封為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字延和慠佷凶麤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為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為驢王禧誅後坦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

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為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己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

歸第尋起為特進出為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别先責絹五匹然後為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兎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為太傅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寳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説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軍孝文

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别道誡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
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
王除都督冀州刺史帝親餞於郊誡曰刑獄之理先哲
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詔以李憑為長史唐茂
為司馬盧尚之為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
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
不劾詔曰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政理律外
重刑並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

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
淫不遵政典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
下舍屏左右誡之而幹悠然不以為意彪表彈之詔幹
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右察其
意色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
還第薨謚曰靈王陪葬長陵子謚襲封幹妃穆氏表謚
及謚母趙等悖禮僭常詔曰妾於女君猶婦人事姑舅
妾子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猷可付宗正

依禮正罪謐在母喪聽聲飲戲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為岐州刺史謐性暴虐明帝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謐聞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間謐召近州人夫閉四門内外嚴固搜掩城人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謐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竫馳驛喻之城人既見竫至開門謝罪乃

罷謚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為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髙陽王雍幹之母弟啟論謚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諶字興伯性平和位都官尚書尒朱榮之入洛陽啟莊帝欲遷都晉陽帝以問諶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之諶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宗室戚屬位居常

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諶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是以遷都議因罷永安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為其父靈王愛其弟謐以為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歷位司空太保太尉錄尚書事孝静初

拜大司馬㒲謚孝懿諶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謚弟譚頗强立少為宗室推敬卒於秦州刺史譚弟譿
貪暴無禮位大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為外都大官羽
少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為大理典決京師
獄訟遷特進尚書右僕射又為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
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㝠寧悅還
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友愛諸弟

及將别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鴈門及令羽歸望其稱劾故賜如意以表心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内令未班内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為躁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孝文臨朝堂考羣臣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

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能懃謹夙夜數

辭以疾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恭懃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為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為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

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
集書合省逋躓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脩今降為中大
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夫李彥卿實不稱職
可去諫議退為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
平識學可觀可為中第初孝文引陸叡元贊等前曰朕
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
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弟不免面墻也陸叡對曰實如
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名亦不可得也帝大

悦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人訟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帝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誡歟宣武即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内面授司徒請為司空乃許之羽先淫員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為俊興所擊積日祕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謚曰慧子恭襲是為節閔帝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

郡王後封淮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
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
安為太傅錄尚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
諸王悉居其下又為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
統中為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傅再
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
帝初遷大丞相薨謚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
名果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為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俶儻不恒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或說雍待士以營聲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用聲名何為改封高陽後為相州刺史帝誡曰為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司州牧帝時幸雍第皆盡家人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明帝初

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為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黄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殺雍以問侍中崔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為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已不能匡正請返私門靈太后慼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

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錦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録尚書事朝晡侍講明帝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内外與元乂同決庶政歲禄粟至四萬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欲以為

妃宣武初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踈棄崔氏别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毆殺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鵝自至宫内料簡四人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黄鉞相國謚文穆雍識懐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自熈平以後朝政䙌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乂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

同時遇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謚曰文子斌龔斌字善集
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
為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準例降爵為高陽縣公拜右
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
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
啟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
吉慶孝文大奇之敏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

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黄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為改

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琱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後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時帝進繖遂住而賦詩令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時勰去帝

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責吾耳詔贈勰所生母潘氏為彭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

烈帝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沖蒙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烏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為人所獲勰言於帝曰始有一烏望旗顛仆臣謂

大吉帝戲之曰烏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畧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勰為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

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為家人書於勰曰每欲
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
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
帝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
議徐謇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别所
泣涕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謇便
欲進藥勰以帝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為
壇於汝水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獻文為帝請命乞

以身代帝瘳損自懸分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之禮以勰功為羣將之最尋以勰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齊將陳顯達内寇帝復親討之詔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時帝不豫勰辭侍疾無暇更請一王總當軍要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帝至馬圈疾甚謂勰曰今吾當成不濟霍子孟以異姓受付况親賢不可不

勉也緦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

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時要此乃周旦

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請免正欲仰成陛下日

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

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父緦清規懋賞與白

雲俱潔厯榮搢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

每請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

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緦辭蟬搢冕遂其

沖挹之性也帝崩于行宫遏祕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為計奉遷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襯還載卧輿六軍内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宫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

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
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于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
患久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
動將誅斬勰承顔悉心多所匡濟及帝昇遐齊將陳顯
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勰内雖悲慟外示
含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宫官屬多疑勰
有異志竊懐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纎芥之過勰上
謚議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

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為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
帝從之既葬帝固以勰為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
懐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敕遂其
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為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
帝不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景明初
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
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
揚州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

胡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勰還
朝初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
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
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
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為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
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
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時咸陽王禧以
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

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覽政時將礿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勰詳等引見帝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詔乃為勰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勰因是作蠅賦以喻懷又以勰為太師勰遂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為書於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應命帝前後頻

幸勰第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彦歸仰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為三十卷名曰要畧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兇愎又肇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

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携構成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訪暉明勰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産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

珍將武士賫毒酒至緦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緦三下緦大言稱寃武士又以刀築緦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緦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帝為舉哀於東堂緦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

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緦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為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武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緦謚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為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閔節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劭善武藝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邉劭表上粟九千斛資絹

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
累遷青州刺史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
異志為安豐王延明所啓徵入為御史中尉莊帝即位
尊為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為
文恭皇后子韶字世胄好學美容儀初尒朱榮將入洛
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為城人
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
中為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

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隐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韶性行温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剃

詔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
讖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
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
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
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絶食噉
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
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强壯皆斬東市其嬰兒
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

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黄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黄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

顧命詳為司空輔政宣武覽政為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壓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櫬巷次行路

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嗷然妃宋王劉昶女
不見荅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毁隧視之
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即茹皓妻姊詳既素附於皓
又縁淫好往來綢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别往
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宫館相接帝每潜幸其所肆飲終
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
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
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

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為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夜即收禁南臺又武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

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為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為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從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

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賵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壻劉笑而受

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恠之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顥襲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為徐州刺史尋為御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懃明遠叱干騏驎等寇亂豳華等州乃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遠頻破賊解豳華之圍後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武泰初為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尒朱榮入洛推莊帝授顥太傅顥以葛榮南侵尒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

自安之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為魏王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為顥所禽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屢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已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又酷歛公私不安莊帝與介朱榮還

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顥自轘轅出至臨頴為臨頴縣卒所斬初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閭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恒農楊曇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衮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弟項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為時

人笑顥敗潛竄為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

廣平文穆王懐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

獻王懌汝南王悦鄭充華生皇子恌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

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為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

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為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孝文

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

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
恂詣代都其進止儀體帝皆為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
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
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為子之
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
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温讀經籍今日親見
吾也後帝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
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

悅數苦言致諫悔甚銜之孝文幸崧岳悔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悅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悔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悔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

亂乃廢為庶人置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帝
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
逆帝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
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
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
尉稱恂前後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
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為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
帝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

繫累病數日死初帝將為愔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為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愔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愔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為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于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為然乃不令愔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宣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孝武初為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遷中書監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荅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為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强令為尼於内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

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
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
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
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
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懐頗相夸
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孝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
五十出為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勢劣二弟潛
懐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内外離抑及在

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為殺害主上遂為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為皇后孝武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縶之中飲賞自若畧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以面見至

尊於是歔欷流涕絶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黄中内潤若天假之年繼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寛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年封孝武初拜侍中轉尚

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録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秃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為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為至誠諒以天

尊地卑君臣道别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録
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脩
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
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孝武笑而不應
孝明熈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懌詔裁門下之事又典
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
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重使於城
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

絶祆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誑誘生人致黄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懌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為巳任領軍元叉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為叉所疾叉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叉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

分明得雪乃釋焉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録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叉與劉騰逼孝明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宫囚懌於門下省懌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為之劈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懐闕自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别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孝武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為性不倫俶儻難測悅妃閭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荅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朮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麦飯又絶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牀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病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

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為元叉所害悅了無讐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叉大喜以悅為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闕悅乃為大剉碓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暫息及介朱榮舉兵向洛悅遂奔梁梁武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為魏主號年更興節閔初遣兵送悅置於

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神武既誅尒朱以悅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為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謚曰文宣子頽與父俱奔梁遂卒於江左

皇子悱年七歲景明元年薨就歛於華林東閤堂葬于文昭皇后陵東後以增廣文昭后墳塋徙窆北崗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贍加以雅

談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于桑中人而無儀各宜遄死高陽器術鈌然終荷棟幹至於梼敗實尸其闕武宣孝以為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佗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昧鵜鴒奢淫行喪雖禍發青蠅亦自貽伊戚顥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

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朱均之性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聞晚致顛覆習於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親作輔時鍾屯詖始遘牆茨之逼運屬道消晚扼兇權之手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狂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天人所棄卒嬰猜懼之毒蓋地逼之尤也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寛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阼

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
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北史卷十九

北史卷十九考證

咸陽王禧傳為之師傅以匠成之○以匠監本訛匠以今改從南本

帝時幸小平津○監本脱津字今從南本增正

與杜德别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魏書作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於永寧佛寺與此小異

廣陵王羽傳詔羽從至雁門○雁監本訛應今改從南本

又謂長無尚書于果○果一本作杲

彭城王勰傳時將礿祭○礿監本訛初今改從魏書

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恪監本訛諱蓋沿襲舊文而然也今改正

邵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魏書無資字

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玉監本訛王今改從南本

北海王詳傳武泰初為相州刺史○初監本訛傳今改

從閣本

廢太子庶人恂傳時年十五餘○魏書無餘字

北史卷十九考證

北史卷二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八

衛操 莫含 劉庫仁弟子羅辰 羅辰曾孫仁之

尉古真從玄孫瑾 穆崇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庾業延

王建 羅結 婁伏連曾孫寶

閭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衞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衞瓘以操為牙門將當魏神元時頗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來歸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桓帝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桓帝匡助晉氏操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

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統
國御衆威禁大行國無姦盜路有頌聲威武所向下無
交兵招喻六狄咸來歸誠奉承晉皇扞禦邊疆王室多
難天綱弛網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翦逆命姦盜豺狼
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跱敢逼天王兵
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士鄴洛構隙棄親求疏乃招
異類屠各匈奴交刃千里長虵塞塗晉道應天言展良
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

司馬騰才神絶世規略超遠欲求外救朝臣莫應簡賢選士命兹良使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鞬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存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翼衛内外鎮静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動亦攘功濟方州勳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充藩馮瞻鑾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禄大命不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

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歔欷悲痛煩寃載呼
載號遠近親軌奔赴梓廬仰訴造化痛延悲夫時晉光
熙元年也皇輿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
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略附於傳操以穆帝三年卒
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懃安樂亭侯衛崇衛清
並都亭侯衛沉段繁並信義將軍都鄉侯王發建武將
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
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為桓

帝所表授也六修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桓帝並以為將常隨征伐雄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為左右輔相六修之逆國內大亂雄澹並為羣情所附乃與劉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而叛劉琨聞之大悅如平城撫納之欲因以滅石勒後為勒將孔長所滅

莫含鴈門繁畤人也劉琨為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交通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為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喻遣之乃入參國官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含音訛或謂之莫回城云子顯昭成世為左常侍顯子題道武初為大將以功賜爵東宛侯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為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

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制題久侍頗怠賜
死題弟雲好學善射道武時常典選曹賜爵安德侯遷
執金吾參軍國謀議太武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
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諡敬
公
劉庫仁字沒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
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為南部大
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道武未立苻堅以庫仁為

陵江將軍關內侯今與衛辰分國衆統之河西屬衛辰河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苻堅處衛辰在庫仁下衛辰怒叛攻庫仁庫仁伐衛辰破之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庫仁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畤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

部常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率三郡人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走丁零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眷第三子羅辰機警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為意後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顯既殺眷又謀逆及道武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驎驎從之中山羅辰即宣穆皇后兄也顯既殺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強每謀逆羅辰輒先聞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

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子求引位武衞將軍卒謚曰貞子介頭位魏昌廮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字山靜少有操尚粗涉書史歴位衞將軍西兖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衞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内多矯詐其對賔客破牀敝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為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中或撾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淺識皆稱其美

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神武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齋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嘗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仁之伯乞歸真君中除中散大夫性寛和與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曾遇患晝寢有奴偷竊乞歸詐睡不見亦不泄之此奴走入蠕蠕方

笑言之亦無嗔色獻文末除主客尚書孝文初位東雍州刺史賜爵永安侯卒子嵩字阿龍好周人之急與王仲興自平城被追赴洛家貧不能自達嵩事事資遣宣武時仲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請疏黄河以通船漕授龍門都將歴年功不就坐流元曄僭立授大鴻臚卿子挑湯位終奉朝請

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將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馳告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

執栲之以兩車軸押其頭傷其一目不服乃免之後從
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侯明元初為鴻飛將軍鎮大洛
卒於定州刺史子億萬襲古真弟諾以忠謹著稱從道
武圍中山先登傷一目道武歎曰諾兄弟並毀目以建
功効誠可嘉也賜安樂子從平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
武時改邑遼西公卒第八子歡襲諾長子眷忠謹有父
風明元時執事左右為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
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之大檀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

即位命眷與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綰奏
機要加陳兵將軍文成時拜侍中太尉封漁陽王與太
宰常英等錄尚書事文成北廵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
曰今去都不遠而旋敵必疑我有内難方寒雪宜更進
前帝遂度漠而還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薨謚曰莊
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武幹獻文時假節領護羌戎校
尉敦煌鎮將至求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
取資平定為効弗許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

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方興難之為妻元所害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稍遷太中大夫明帝時朝議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孚慶賓後拜肆州刺史時尒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惡之據城不納榮襲之拘還秀容呼為假父後以憂還都尋起為光祿大夫督鎮汝陰還朝卒贈司空子瑾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以國姓門資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娶其甥皮氏為妻由此除中書

舍人後除吏部郎中齊文襄崩文宣命瑾在鄴北宮共
高德正典機密天保中累遷七兵尚書侍郎孝昭輔政
除吏部尚書武成踐阼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遥和
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
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機事頗亦預聞後為尚書右僕
射卒武成方在三臺饗宴文遥奏聞遂命撤樂罷飲瑾
外雖通顯内闕風訓閨門穢雜為世所鄙有女在室忽
從奔誘瑾遂以適婦姪皮逸人瑾又通寡嫂元氏瑾嘗

譏吏部郎中𩑈丘李構云郎不稽古構對令史云我實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聞大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別也有賈彥始者儀望雖是儒生稱堪充聘陳使司徒戸曹祖崇儒文辯俱不足言將為當世莫及好學吳人摇脣振足為人所哂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及位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即瞋駡既居大選彌自

驕佷皮子賤侍其親通多所談薦大有受納瑾死後其弟靜忿而發之子賤坐決鞭二百配北營州初瑾為聘梁使梁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為宰相瑾出私謂人曰此公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為陳使主兼散騎常侍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鐃吹昭復謂人曰二年當死果如言馬德載位通直散騎侍郎眷弟地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位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尤善嘲笑

太武見其効人舉措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
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攻冢地干為索所羂折脅而
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郡公謚曰惠子長壽位右
曹殿中尚書賜爵會稽公卒於涇州刺史古真族玄孫
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為武衛將軍時領軍元叉執
權百寮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為涼州刺史涼
州緋色天下之最叉送白綾二千匹令染聿拒不受叉
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卒

穆崇代人也其先代効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少以盜竊爲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顯若知之雖刀劍刳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將囚之崇乃唱言梁眷不顧恩義將顯爲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與崇謀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

道武道武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道武為魏王崇從平中原位侍中豫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祕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述義不克曰丁曰此當矣乃謚丁公初道武避窟咄難遣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為舂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阬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

奉馬太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饗崇長子逐留以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於侍中謚曰靜子真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敕離婚納文明太后姊位南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孝文追思崇勳令著作郎韓顯宗與真選定碑文建於白登山真子泰本名石洛孝文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後為尚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為定州刺史初文明后幽孝文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

諫乃止孝文德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病乞為恒州許
之泰不願遷都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陸叡及安樂侯
元隆等謀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頤密表其事帝
乃遣任城王澄發并肆兵討之澄先遣書侍御史李煥
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喻逆徒
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為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
麾下攻煥郭門不克走出為人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
誅子士儒字叔賢從涼州後得還為太尉參軍事子子

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末為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逐留弟觀字闔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明元中位為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遺漏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太武監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愠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泰常八年暴疾薨年三十五明元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隱

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謚曰文成太武即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殷勤以為自道武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子壽襲爵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太武愛重之擢為下大夫敷奏機辯有聲内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屢逢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先告故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勳未録臣

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孫賜爵郡公輿駕征凉州命壽輔景穆總録機要内外聽焉次雲中將濟河帝别御静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凉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為易牧田訖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若違朕指授為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為證非虚言也壽信卜筮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京邑大駭壽不知所

為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山惠保太后不聽乃止
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之太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
咎景穆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
自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
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
共食而令諸父餕餘為時人鄙笑薨贈太尉謚曰文宣
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
為太子四輔卒子伏干襲尚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卒

謚曰康無子伏干弟羆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武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勳德之舊讓而赦之轉吐京鎮將深自剋勵後改吐京鎮為汾州仍以羆為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羆以吏人懷之並為表請孝文皆從焉羆既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百餘人詣闕稱羆恩德孝文以羆政和人悅增

秩延限後徵為光祿勳隨例降王為魏郡公累遷侍中
中書監穆泰之反羆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為編戶卒
于家宣武時追贈鎮北將軍恒州刺史羆弟亮字幼輔
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徙封長樂王孝文時除征南
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子
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博兇悖氐羌
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之孝文從焉於

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氐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為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内大安徵為侍中尚書左僕射于時復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為冀州中正長孫嵩為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審推舉尚書陸叡舉亮為司州大中正後拜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為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月孝文毀瘠猶甚亮表請

上承金册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修
崇郊祠垂惠咸秩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
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
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羣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
宇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
悽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别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
顯祖逮朕沖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
疇昔唯深悲感亮稽首請稽之卜筮又以去歲役作為

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人力彫弊且材幹新伐頗待逾年帝曰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命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若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欲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修短命也蓍蔡雖智其如命何當委之分豈假卜筮移御永樂宮後帝臨朝嘗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

中之集中前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
命讀奏案帝親決之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
攝中軍事帝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
平津汎舟幸石濟亮諫曰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
首血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渭之小水猶尚若斯況洪
河有不測之慮帝曰司空言是也及罷預穆泰反事覺
亮上表自劾帝優詔還令攝事亮固請久乃許之後從
封頓丘郡公以紹崇爵宣武即位拜尚書令司空公薨

宣武親臨小斂贈太尉謚曰匡子紹字永業尚琅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秘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中二尚書遭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歷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賔客稀造人門領軍元叉當權薰灼曾往紹宅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尚之及靈太后欲黜叉猶豫未決紹讚成之以功加特進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常因醉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

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乃起除侍中託疾未起故免河陰之害莊帝立尒朱榮徵之紹以為必死哭辭家廟及見榮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家兒車駕入宫尋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為王給班劒四十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奬往詣紹奬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又恃封邑是奬國主匡坐待之不為動膝奬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普泰元

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
大將軍尚書令太保謚曰文獻子長嵩字子岳襲爵位
光祿少卿平國弟正國尚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正國
子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
都尉與公主冥婚壽弟多侯封長寧子位司衛監文成
崩乙渾專權召司徒陸麗麗時在温湯療疾多侯謂曰
渾有無君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
不從遂為渾害多侯亦見殺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

斃子龍兒襲爵降為公卒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與長孫承業陸希道等齊名然而矜已陵物頗以此損焉孝文定氏族欲以弼為國子助教弼辭以為屈帝曰朕欲敦勵冑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汙弼曰既遇明時恥沉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帝曰朕與卿作州督舉一主簿即命弼謁之因為帝所知宣武初為廣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書舍人卒於華州刺史謚曰懿翰弟顗有才力以侍御郎從太

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賜爵泥陽子拜司衛監從太武
田崞山有虎突出頡搏而獲之帝歎曰詩云有力如虎
頡乃過之後從征白龍討蠕蠕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
殿中尚書出鎮涼州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尚書丈成
時為征西大將軍督諸軍西征吐谷渾坐擊賊不進免
官爵從邊文成以頡著勳前朝徵為內都大官卒贈征
西大將軍建安王謚曰康子寄生襲崇宗人䰟善道武
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戮力捍禦左右拜天部大人居

東蕃子莫提從平中原位相州刺史假陵陽侯其子孫

位亦通顯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箪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

良馬曰騧騮一夜忽逸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

於窟室箪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

箪箪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

國部箪懼遂奔衛辰及道武滅衛辰箪晚乃得歸故名

位後於舊臣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

禁兵後以為侍郎親近左右從征慕容寳於參合皇始
初拜越騎校尉典宿衞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
武諸郡羣盜並起斤與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
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别部諸落於塞南又
進擊侯莫陳部至大娥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為
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明元即位為鄭兵將
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箄長寧子明元幸雲中斤留
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斤召入天安殿東廡下

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錄決囚徒明元大閲于東郊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先驅討越勤部於鹿那山大破之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機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命斤出入乘軺軒備威儀導從太武之為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宋廢主義符立其國内離阻乃遣斤收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

計攻滑臺不抜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
南廵次中山斤自滑臺趨洛陽長驅至武牢遂平兗豫
諸郡還圍武牢及武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
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
牙旗太武即位進爵宜城王仍為司空太武征赫連昌
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城秦雍
氐羌皆來歸附斤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
走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請因其危平

之乃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禽之昌衆復立昌弟定為主守平涼斤耻以元帥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已乃舍輜重追定於平涼定衆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將娥清劉拔為定所禽後太武剋平涼斤等得歸免為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為公太延初為衞尉改為恒農王後為萬騎大

將軍太武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以為不可帝不從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隷七十户又以斤元老賜安車平決獄訟諮訪朝政斤聰辯彊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眞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九太武親臨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長子他襲爵太武曰斤西征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効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

於是降他觀爵為公傳國至孫緒無子國除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斤配饗廟庭宣武繼世以緒弟子監紹其後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為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為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累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出為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明元即

位念前功以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武等聚黨叛明元假建前號安平公督公孫表等以討武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沚水死水爲不流晉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明元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久之除

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兖諸郡遂東入青州圍宋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以功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為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簡幽易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

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絶其糧道道濟兵飢
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建沉敏多智東西征
伐常為謀主容貌清整號曰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
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内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
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兖輟不為寇太延三年薨時年
七十三謚曰襄賜葬金陵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
五内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為獵郎道
武崩清河王紹閉宫門明元在外紹拘逼俊以為已援

外雖從紹內實忠款仍與元歷磨渾等説紹歸明元時明元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為爪牙及即位稍遷衞將軍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執悅殺之明元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慇懃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時年二十八明元

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成王謚孝元賜溫明祕器載以輼輬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賵賻送終禮皆依儁故事無得踰之者初儁卒明元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榮沒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遂合葬焉儁既為安城公儁弟隣襲父爵降為丹陽公位尚書令涼州鎮大將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遂相糾坐誅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暐暐為苻堅所滅屈友人公孫眷妹沒入苻氏宫出賜劉庫仁為妻庫仁貴寵之同隨眷商販見道武有濟世才遂留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道武徵兵於慕容垂同頻使稱旨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阬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

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内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明元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人訟又詔同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衆欲修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城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嫉同得衆心使人告同築城聚衆欲圖

大事太武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為左輔及即位進爵高陽公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明元時典太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求戮屈自劾不能訓子帝嘉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閱家法修整為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為百姓所苦卒贈高陽王謚曰恭惠屈弟原雅性矜嚴沉勇多智略明元時為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敵違節度

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為將鎮雲中蠕蠕犯塞原輒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眘兵將軍太武即位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為五道還尚書左僕射進爵河間公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為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逆事泄伏誅原兄弟外節儉而内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數萬弟頡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明元初為内侍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

所廻避嘗告其父隂事帝以為忠特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築壘自固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人間為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頡曰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囙乎斤猶以馬死為辭頡乃隂與尉眷等謀選騎馬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赫連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彥之寇河南以援定列守南

岸至於衡關太武西征定以頡為援軍將軍督諸軍擊彦之遂濟河攻洛陽拔之進攻武牢武牢潰又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為王卒謚曰襄頡為將善綏士衆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苻氏内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産富擬國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

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為内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武由是恨之岳獨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警於栢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剋詔岳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為將有謀略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

所統六郡置相州即拜岳爲刺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承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遇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時人咸寃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界後太武征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改容遂下詔爲立廟令一州之人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爲師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王建廣寧人也祖姑為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
帝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
國初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
謀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為左大夫
建兄廻時為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廻父子
伏誅其訐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
辰破之為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
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

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為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弔人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阬之帝既而悔焉并州既平車駕出井陘次常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剋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於栢肆塢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

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
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驎為主遂閉門固守
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
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太僕徙眞定公加散騎常侍
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為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
道武幸賀蘭部後賜爵屈虵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

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卧内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為私第别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一百二十卒謚曰貞子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歷位四部尚書從平涼州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除柔玄鎮都大將卒謚曰静陪葬金陵子敢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伊利襲

婁伏連代人也代為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父位領部落道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時為晉兵將軍并州刺史太武即位封廣陵公再遷光祿勳進爵為王後鎮統萬薨謚恭王子真襲降爵為公真弟大拔封鉅鹿子大拔孫寶字道成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命葺構人歸繼路歲考為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

討擊葛榮王師敗績寶因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榮笑曰婁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即其驗也寶遇逃者密啓賊形勢規為内應天子感其壯志召寶第二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始得還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為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惡

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立教寳與行臺長孫子彦鎮恒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宫詹事寳為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傅守靖謙恭以此為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閭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尚華陽公主賜爵其思子與弟並為上賓入八議明元即位為内都大官進爵

為侯宜城王奚斤之攻武牢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太武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尚濩澤公主太武將拜大肥為王遇疾卒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初劉顯害帝梁眷知之潛使牧與穆崇至七箇山以告帝録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功使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慕容寶以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

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以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為魏附臣至跋以才辯知名道武擢為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為尚書鎮鄴以破慕容德軍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討賀蘭部别帥木易干破之出為平原太守道武寵跋於諸將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炫曜於時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豺

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道武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勸勵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後太武幸犲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二牲霧即除後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為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

慕容寶寶夜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栢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可輕爾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帝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帝既銜之後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爲將以平當稱稍遷

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為對明於聽察為人愛敬
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
狄干而絶婚興弟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
支唐小方等四十餘人後興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
狄干還帝許之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
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為姚興
所留遥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見
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李粟鴈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北粟少辯捷有才能兼將略初隨道武幸賀蘭部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粟一介遠寄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粟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祇肅笑唾任情道武即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羣下盡卑謙之禮自粟始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道武世有戰功明元時為武牢鎮將為寇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都

曹尚書督偏將出別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說咸藉股肱元桓穆之際王迹未顯操含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兄弟忠以為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尉眞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欵遂膺寵眷位極台司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

從享於廟抑亦尚功世載公卿奕奕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勉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衂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没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臨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顛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磾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畀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禽赫連昌摧宋氏衆遂為名將未易輕也庾業延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

覆蓋亦其命王建位遇既高計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
罪歟羅結枝附葉從子孫榮禄婁伏連閭大肥並征伐
著蹟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提賀狄干李栗奚眷有忠
勤征伐之功不能以功名自畢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北史卷二十

北史卷二十考證

衛操傳後為勒將孔長所滅○長魏書作萇

尉古真傳鳴騶鐃吹○鐃監本訛饒今改從南本

穆崇傳泰常八年○泰監本訛太今改從魏書

請景穆避保南山惠保太后不聽○魏書惠字下無保字此衍

奚斤傳後以為侍郎親近左右○監本脫親字今從南本增入

叔孫建傳投泚水死水為不流○泚魏書作沁

和跋傳道武寵跋於諸將○於字上魏書有冠字

賀狄干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中國魏書作羌俗

北史卷二十考證